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襄奏疏卷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紀麟賓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澧

文襄奏疏卷七

河道總督靳輔撰

治河題藁

中河已竣疏

題為恭報中河已竣重運刻期進口事竊照康熙二十六年臣於

題明挑築未盡事宜等事疏內

請自宿遷桃源清河等處黃河北岸一帶遥縷二堤之中加挑中河一道俾將來重運既出清口即於黃河截流徑渡北岸由仲家莊閘進入中河歴攔馬河直達北運河則各省重運永得避黃河之險溜而行有縴之穩途等因具

題奉有

俞旨在案查前疏内

題估平旺河以下堤工雖並係緊要然較之上流稍緩

況中河早成可以輓漕速運避險就安臣因併力

加挑中河晝夜疾僨務令本年重運得以早達

天庾今據監理揚河通判馮佑呈報完工臣又恐初開

之河地勢高窪不同水流淺深不一復令再加挑

濬節據該監理呈報已經挑濬深通漕船於三月

內可徑由仲家莊閘內進中河北上查從前重運

糧船自清口至張莊運口歷黃河不過二百里而

急溜險程每遇風浪幾及兩月方得進口今免此

險道自茲而後各省重運糧艘可早抵通而回空亦永無守凍之虞矣但臣前疏估題運堤惟以可防救民田為主原估止高八尺今念運道關係重大倘遇伏秋霪漲如二十四年之水則見築之堤勢不能禦一有疎虞前功盡棄必得再加高一二三四五六尺餘不等比縷堤更高方可保固永久而伏秋之水斷須於本年伏秋之前防禦加帮方為萬全之策所有加帮工費原

題於屯墾內取息濟工但以前屯麥業經

題明變價還部而目下工程緊要刻不可待臣通融那

動飛僨濟工總俟各工全完之日一併彚造清冊

送部核銷相應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霪霖漫漲疏 高堰二十二萬工程

題為霪霖之漫漲非常杜患之綢繆貴蚤謹

請再加善後工程以期永奠下河永拯民生事竊臣惟

高家堰一帶臨湖堤工為運河與下河之屏翰臣

前疏已備陳之矣今安徽按察使臣多宏安條奏

稱高堰一工不特為下河屏翰而實有關乎黄河

之内灌運道之通塞等因誠一定不易之論臣知

之最確而前疏止陳下河情形未曽併及疎忽之

愆臣實無以自解也兹蒙

皇上將

廷臣議覆徵臣前疏并臯臣多弘安條奏之疏一併
敕臣確議臣欽遵之下敢不分别緩急力籌萬全之策
以仰答
皇上保運安民之至意乎竊查徵臣前疏
請將高家堰一帶臨湖堤工約長一萬三千丈估加密
排椿内下丁頭小埽又於堤裏加築束水堤約長
一萬一千五百丈又挑浚武家墩以下淤淺工約
四千丈并楊家廟以下平灘工約長四千丈四共

估銀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兩等因今臣再四
籌維此四工雖原為下河而請舉今下河暫停似
乎當緩但高堰堤工攸關運道民生至重至大上
年異漲之際危險非常雖幸獲無恙然臣不敢不
仰請
皇上發帑興修以保萬全者也至山寶高江四州縣加
高運河堤工約五萬丈并高江兩州縣湖内加挑
大河約八千丈二共估銀三十萬八千五百兩内

臣於上年因新建減壩之水無路宣洩已動歲修錢糧六千五百餘兩量挑過金灣三閘迤東小河二千餘丈其餘工程尚需銀三十萬餘兩專為下河而舉原無關於運道今下河暫停理應一併停止者也至於高堰一帶工程倘蒙

皇上允行請

敕部臣速撥錢糧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兩以便乘此青黃不接僱夫易得之際作速發此銀二十二

萬餘兩亦可於黄河北岸新淤之侍丘蒼頡等湖銅盆龍窩等湯屯墾利息内還項應俟本案所借之五十萬兩七年還完之後將此二十二萬餘兩再分為三年解還戸部又臬臣多宏安條奏内稱排樁内皆灌碎石等語查貯碎石於排樁之内果可禦浪但止可酌量灌高一二尺若太高則其勢重恐有敧樁之患容臣隨便覔石相機加灌所費錢糧總在二十二萬四千餘兩内銷算又高堰舊

石工五千餘丈多年未修被去歲異常風浪擊卸二千二百九十七丈其未卸者亦俱動搖殘缺若今年再被風浪勢必盡卸湖中臣見督山清盱眙同知劉暟購料僱匠普面加修其需用錢糧應於

歲修內另疏

題估者也臣謹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議覆施行

衛河水勢疏 歸漕得運

題為衛河水勢微弱漕船浮送難前謹請

天語申飭輓水歸河立濟重運事竊照重運漕船自進

瓜儀閘口之後在清河運口以南則賴淮水浮送

清河運口以北至於阜河則賴黃水浮送阜河迤

北至濟寧州之南旺則賴汶水之分流南下者浮

送南旺迤北至臨清州則賴汶水之分流北注者

浮送臨清閘口以北至天津則賴衛水浮送我
國家數百萬漕糧數千隻運艘惟恃此淮黃汶衛四水
得以早送
天庚今淮黃盡歸故道江南處處深通雖春來雨少汶
河水弱而各閘蓄水灌塘不過畧遲時日即可儹
過惟衛河水勢微緩異常兼之並無閘座不能蓄
儲今據濟寧道副使董安國等詳稱三春久旱汶
水既少而衛水弱極臨北一帶淺處甚多且閘河

無接濟之資一經起閘則建瓴之勢將閘河灌蓄之水頃刻洩盡不特閘內易涸而重運漕船從閘門乘高放下萬分危險請飭河南道府各官速啓五閘之板堵塞旁洩渠口輓水下濟漕運等因臣查衛水發源於河南衛輝府輝縣之蘇門山其泉頗大更有洹淇等水併流入衛儘足濟漕秖以自衛至臨相隔五百餘里沿途居民往往私洩為灌田之計是以下注會汶者甚少臣雖嚴行該管道

府廳縣各官將所有仁義禮智信五閘之板盡行取起并各洩水渠口盡行堵塞而牢不可破之積習每每陽奉陰違直待時雨頻沛河水大發而後重運方得暢行此歷年皆然也但從前漕艘過淮甚遲及至稽阻臨北乃在五六月之間彼時入夏已深去伏不遠雖經暫阻而時雨可期故或阻數日而得水或阻一二十日而得水若本年漕艘賴各督撫臣疾儹嚴催加以漕臣親行驅督過淮極

早三月甫半而出清河運口入黃河者將及五千餘隻其過濟寧者已逾三千見今銜尾而北俱阻於濟北臨南一帶若照往年故事必待衛河時水漲發方得浮送北上則臨南濟北之船必得守候兩三月之久是過淮雖早而回空仍復遲悞彼時雖將沿河各官從重處分亦無及矣除臣見在嚴行河北大名兩道并衛輝大名兩府著令將五閘閘板取起封貯兩岸洩水渠口盡行堵塞輓流歸

衛以濟重運外但臣逺在江南呼應不靈鞭長莫及誠恐沿河官民狃於積習陽奉陰違仍前阻水不下貽悞匪輕伏乞

皇上特賜天語敕令直隸河南兩撫臣嚴著該管道府廳印等官火速盡啓閘板盡堵渠口務使衛河之水涓滴不致旁洩全歸運河以濟漕運如再仍前膜視容臣會同撫臣嚴叅重處俟指日漕船盡行北上或將來河水盈漕之候聽民照舊分洩以滋

灌漑如此則無傷於民田而漕運克濟可免阻滯

回空之虞矣臣謹特疏

題請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迅賜議覆施行

天心之仁愛已極疏災異陳言

題為

大心之仁愛已極

主德之修省惟誠臣謹竭悃陳言以備
睿明採擇事臣惟
天人感召之理雖甚微而實著帝王致治之道茍力行則無難是故古來朝廷之上禮樂刑政措施偶有未當
上天每殷殷告儆以冀君心之悔悟人主統御寰區荷
上天垂戒之殷於是充其固有之仁動合應行之義守之以信而汝之以勇法度明紀綱立風行草偃俾無

一夫之不獲自可駕軼三代比隆唐虞故災異之
見實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不至謹至勉以仰荅極
仁極愛之
天心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弘胞與之量一以仁民愛物為本凡政
教施令罔不皆然宜乎日就昇平漸臻至治矣乃
邊陲尚有未寧田畝反增荒蕪小民之供億愈繁
而司農之仰屋日甚其故何耶良由内外臣工不

能體

皇上堯舜之心共求治理以致上干

天和地震之變譴告非常耳今

皇上特頒

上諭實圖修省將應行應革事宜令部院科道督撫諸臣明白條奏直言無隱并令在京三品以上堂官及在外督撫提鎮據實自陳毋得浮泛塞責臣跪誦之下不勝感激除將臣不職情由另疏自陳外

伏念古者一國之君以一言之善即可弭災況我
皇上以天下之主當地震之異
上諭屢頒修身之切與求治之勤至於如此將見上行
下效
皇上一人興起於上内外臣工竭勉於下
君責難於臣臣責難於
君都俞喜起之象聲溢溥天協和於變之風庥傳萬祺
臣雖自分庸劣而躬逢至仁之

主敢不勉竭臣愚敬陳一得以仰佐
皇上被格之化於萬一即事各有類是用列爲六疏其
間有關軍機者仍行密進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覽採擇施行
遵
諭敬陳第一疏修省宜堅
題爲遵

諭敬陳修省宜堅永保

至德第一疏事竊惟致治之道力行無難與災異之見為

國家治亂安危之機臣首疏已敬陳之矣惟是力行無

難之道臣不敢不復進其說以備

皇上去亂遠危久安長治之助夫修身敷政既在力行尤

貴勿替若夫上行下效之風則又捷於枹鼓焉我

皇上勵精求治實欲痛除積習使德禮政刑施行各當

紀綱法度煥然一新推

皇上之心同堯舜精一執中之心即天地覆載萬物之
心也臣愚以為
皇上宜堅持此心永保
聖德一日之内雖有萬幾然兵農禮樂用人行政之事
皇上必親加詳覽與宰執大臣討論得失務期合乎公
正然後見之施行仍令近臣將逐日行過事宜摘
叙畧節彚造一冊
皇上萬幾之暇不時取覽而詳繹之其間或有已行而

未當者不妨隨時酌改左右侍衛之臣必擇小心勤慎廉幹儉約之人以供使令設有狎邪儇佻諂佞奢靡與善為鄭衛之音能作奇技淫巧之飾以惑

聖聽者悉屏去之臺省諸臣宜寬其譴責以養其敢言之氣邇來風聞既不得入

告而所

告失實則有降謫之愆是以雖有讜言未敢直達今

皇上切諭諸臣俱令直言無隱則謇諤之風行見賡歌
殿陛矣但失實處分若不稍為區別則終有疑畏不前
之弊臣請嗣今以後凡諫臣有假公濟私顛倒曲
直結黨招搖示威求賂者仍行從重處分外其有
論
朝政而切中時弊因風聞而糾劾奇貪雖或至於失實
并禮樂兵農用人行政諸務在
廟堂原無未協

皇上原非過舉而諫臣堅執已見據理執法極言廷諍骨鯁具在廉介可風者俱槩為優容而免其處分使遠近貪婪之吏有所忌憚且

朝廷政治得失諸臣從此皆盡心講究日漸可益經濟之才以備不次之用也伏候

上裁

遵

諭敬陳第二疏乾斷宜勇

題為遵
諭敬陳
乾斷宜勇以除弊竇第二疏事臣伏讀
皇上續頒
上諭令諸臣洗心滌慮實意為國為民并
御製民生困苦已極等六條備悉臣工不職感召災眚更
諭以事雖有異而原則同諸臣不職情狀
皇上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際每示寬宥等語臣

跪讀之下歡忭靡涯伏念
皇上自御極以來無刻不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因災異
警戒而數日之間又復頻頒
上諭其中敬謹憂勤深切備極有
君如此則凡在臣工自莫不洗心滌慮實意為國為民
唐虞之治不難再遘於今日此臣所以歡忭靡涯
也其逐條飭禁緣由
廷臣已有定議臣何敢越俎置喙第臣重荷

君恩末由圖報當
皇上力求直言之際臣無知則已既有一得之愚敢不
併陳備採伏思
皇上恐會推徇私則用非其才官方敝壞是以諄諄戒
飭然臣愚以為此等奬竇似易剔除查
國家於在京大小官員在外督撫有六年京察之典於
在外文職司道以下有三年
大計兩年舉劾之典內外武職有五年軍政之典其間

凡賢能清正之官俱有事實卷案可考嗣後會推選擇之時將應推與列官員從前行過事實逐一察核查其所行美蹟之多寡大小而品其賢能廉幹之實每推一缺查取三員備開事實一併呈覽以備

皇上選用如該管衙門或將美蹟多與職大之官匿不查開反取美蹟少而小之官先行妄列者作何定例從重處分至此後京察等典內而部院堂上官

外而督撫等官必將所屬各官之事實才品據實
查開尤須於平時漸察而不宜於臨事方查如屬
員之中凡有朝夕孜孜黽勉辦事不好外務牘鮮
積滯者勤也斷大獄決大疑律例精明議論公確
隨到隨行案無留牘者才也無鑽營之跡有儉約
之風門少投竿之人室無私語之客安靜供職而
諸務一一不廢者廉也刻刻以
國是民瘼為念不避嫌忌不憚辛勞遇事求當而剖決

如神吏胥上下之手無所施勢要干求之情莫能達行事正直心術光明者才品兼優賢能俱備之品也以此進賢用備選拔則賢才愈出而徇私之弊自除矣若夫臣工不職

皇上非不素知但正在用兵每示寛宥仰見我

皇上因寇賊未靖民難未抒而并寛及大小臣工也但其間有過失故犯之分似宜仍為區别查

本朝大清律一書寛嚴各當總不外宥過無大刑故

無小八字蓋無心而誤蹈者謂之過有意而故犯者謂之故其間繫人心風俗良非渺小是以過必宥而故必刑也我

皇上敬

天勤民每歲刑名先熱審後秋審復别情實可矜可疑三項其慎其詳無非欲明刑弼教刑期無刑也然刑名未協不過一人之寃用人失宜實為一方之害

臣愚以為處分官員亦應分别過故凡干連罣誤

情有可原者酌量從寛以勉其後效若明知故犯

情罪可惡者必照定例處分雖在軍興之際

皇上仍勇於

乾斷不稍姑容如此則貪惡之徒雖欲倖免而伎倆莫

施將見賢者益勸而不肖者日儆吏風丕變政治

平明大法小廉民生日遂即有邊隅小寇不久投

戈歸命無煩更事用兵矣伏候

上裁

遵

諭敬陳第三疏苛駁宜禁

題為遵

諭敬陳苛駁宜禁以杜私派第三疏事臣惟錢糧應銷與否自有一定款項如原未動用揑款報銷與所用本少開銷甚多希圖侵漁者自是難容

國法若實支實用並無揑款朦報用少開多之情則斷不宜屢行苛駁以啓科派部費之弊也查邇來各省

銷算錢糧科抄到部承議司官雖不乏從公議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執已見或信部胥任意吹求苛駁無已錢糧數目繁瑣頭緒牽雜非精於核算洞悉款項熟知卷案者萬難得其要領司官專司其事除貓鼠同眠者不必言外其實心奉公之員詳或稍欠精詳便為吏胥朦蔽況堂上官不過總其大槩止據説堂數言安能備知底裏加以從慎重錢糧起見自是一照司議由是而部胥之權重矣權既重則經用錢糧

之官不得不行賄以求之所謂部費也此項部費
官無神輸之術勢必問之於民若清廉之官費一
斂一民猶不至大困一遇貪劣不肖之官借此居
奇或費一斂二或費一斂三甚至斂四斂五斂十
均不可定而民困滋甚矣
國家受聚斂之名而部胥得婪賄之實有司多一分之
費而百姓出數倍之資其害可勝言哉嗟嗟此出
資之百姓若與

國家無涉又何足論殊不知此百姓者乃

國家之元氣日夕勤耕力織闢地土生貨財出賦稅以

奉

朝廷者也安可今日剝之明日削之使之不得其所拋

田土逋額賦以至上下交困乎臣前任安徽巡撫

之時知有江安兩藩司積案一件動用錢糧數百

萬兩而部駁不准開銷暑往寒來歷十餘年而始

得清結今臣帶管漕務知邳宿等州縣康熙元二

三四五六年分民欠漕項錢糧三萬餘兩業已屢

奉

恩蠲經漕撫兩臣數次

題請蠲豁而部議堅執不允坐以明係官侵之名而嚴

著追比臣據司道各官痛切呈詳已經具

題請豁在案又部議裁減運軍耗贈銀米一案臣帶管

漕務據各屬屢詳灼知斷不可裁之故是以仍請

照給昨閱邸抄部議又復不准且稱此項銀米從

前原無皆係順治六九等年添給之項等語殊不知順治六九等年添給此項銀米彼時原非得已秖因旗軍費用不敷往往勒索里民兼之盜賣漕糧拖欠甚多公私交困是以議加銀米且此所加之銀米皆係里民求免勒索是以樂於輸將原非動公家之物以給軍也自此銀米一加而軍民兩安

國儲不欠已歷多年今部臣若必欲議裁勢必仍蹈前

轍里民遭勒索之若漕糧多盜賣之弊豈

國家之益耶況錢糧自有定額其地方官民因時制宜

另為調劑之項原在額外惟因恐涉私派之嫌是

以不得不為

題明要之原非司農之項也在司農總會計之權止當

稽其額徵不宜收及額外若將里民自願樂輸求

免勒索之項而又裁歸司農則里民既已出資而

仍遭勒索恐亦司農之所不忍聞也諸如此類　臣

聊舉三案其他可知伏乞

皇上嚴飭部臣嗣後一切錢糧如有不肖官員揑款朦銷用少開多部臣察出實情訪知的弊即便據實

題參將不肖官員置以重典督撫知情者同罪不知情者亦照失察處分若竝無朦銷多報情弊則應銷者即銷應豁者即豁可裁者裁不可裁者即止毋再徒為混駁使在外不肖官員得以籍口部費肆行科斂致傷

國本抑臣更有請者錢糧之難於核算者以尾數太繁也查銀自一分以上方可稱其重輕米自一升以上方可量其多寡若銀止於釐則難稱米止於合則難量矣又或銀至毫絲更至於忽則不過微末之間米至於勺抄更至於撮則不過顆粒之間夫銀至於微末米至於顆粒數亦可以止矣乃銀之尾數自忽之下尚有微纖沙塵埃渺漠逡巡厥等算位米之尾數自撮之下尚有圭粟顆粒黍稷禾

糠秕粞等算位殊屬無益也且不惟無益而尾數太繁適足以滋姦胥之駁竇實則甚有損耳總之尾數多則清算難清算難方可藏姦逞弊若一目了然人人可核之數則部胥從何弄權耶臣請嗣後錢糧尾數算至忽位為止如一忽之外尚有餘零竟作二忽科算米麥尾數算至撮位為止如二撮之外尚有餘零竟作三撮科算餘俱倣此裁無益之算位以剔無窮之弊端其於

國計民生實均有裨益也伏候
上裁
遵
諭敬陳第四疏專差宜減
題為遵
諭敬陳專差宜減以免擾累第四疏事臣惟
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疾苦不為上聞
朝廷詔旨不行下達廢弛驛站侵冒錢糧民隱莫申民

寃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之車塵馬跡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首黔

黎未免嗟咨於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常不以

皇上之心為心未嘗俱有示威措勒之事并未嘗盡縱

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盞酒

粒粟片肉隻雞盡皆小民膏血況地方官員賢能

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聞

欽差將至惟恐有所駁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賄

與否姑置弗論而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

之曰爾無科民有司亦隨荅曰斷不妄派究竟無

神輸之術也更值不肖官員借端多斂則又不堪

言矣此等事務臣雖未得確情竝無指實然揆之

情勢在所不免臣愚以為除軍機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主確酌商行者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

汚吏督撫不行題叅被科道糾叅或旁人告發并

督撫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遴選部院能員秉公確審無庸置議外他如整頓驛站料理軍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蓋督撫為封疆大吏身居八座之尊位列三台之次

皇上將數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綏懷撫治乃不夙夜黽勉力報

君恩將此等分內之事闒茸貽悞甚至揑冒侵漁致煩

皇上左顧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雖立

置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皆不肖也臣請嗣今以後凡督撫司道不能料理必須差員之事自當照舊遴差其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俱責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悞生事等情即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為大吏溺職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應而頻派擾民矣伏候

上裁

遵

諭敬陳第五疏酌價免賠

題為遵

諭敬陳請酌米豆價值以免包賠第五疏事竊照康熙十五年間

皇上念軍需浩繁恐在外臣工借端冒開侵欺肥己是以

特遣部員確訪米豆草束價值彼時奉差之員惟以節減為念又徧訪各處而止取一隅極賤之價酌量

開報部臣止照差員所估准銷以致節年以來小
民負賠累之苦控訴無門除別省情形臣未悉知
者不敢具論外如山東一省臣閱工往來每據里
民以採買豆草貽累難支等詞紛紛呈控臣再三
細訪并差人密訪知濟寧附近一帶康熙十六年
十二月內黃黑豆每倉石值銀三錢六七八分不
等康熙十七年九月內每倉石值銀五錢三四分
不等十一二月內每倉石值銀六錢一二分不等

本年五月内黑豆每倉石值銀四錢八分今八月
内每倉石值銀四錢五分前五月内黄豆每倉石
值銀五錢六分今八月内每倉石值銀五錢二分前
五月内穀草每束值銀八釐有奇今八月内每束
值銀七釐而部定價值每豆一石止給銀一錢一
分一釐每草一束止給銀一釐三毫計官給之價
較之民間時值約十分之七有司無點金之術不
得不責成里民里民實歲歲包賠無怪其哀控矣

臣等為督撫者明知里民賠累之苦然有司無米之炊垃非私派肥己亦難以加罪於官實無可如何之事也查軍興之後里民賠累最苦者莫過於採買米豆草束次則解送軍前馬匹也今解馬一事已蒙

皇上特旨嚴禁不許指勒里民如釋重負莫不感頌

皇恩歡呼載道矣至採買米豆草束一事民隱迄未上

聞今又蒙

皇上軫念民生病苦令臣等將應行應革事宜明白條
奏直言無隱臣奉此
明綸敢不凜遵入
告惟是民間之疾苦固當上
聞而米豆之價值亦應查確庶無冒銷之弊伏乞
皇上勅下部臣作何定議令各省撫臣將彼處米豆草
束價值數目按季據實報部如有以賤報貴者一
經察出立即嚴加處分部臣歲終即將該撫臣按

季所報價值取其酌中之數而准其開銷總期下
不擾民上不虧
國如此則里民更免此採辦米豆草束賠累之苦必且
徧野歡騰永戴
皇仁於生生世世矣伏候
上裁
遵
諭敬陳第六疏綏征養民

題為遵

諭密陳請緩征海舟師以養殘黎第六疏事竊惟

國家自吳逆悖心閩粵繼變以來

王師四出供億煩勞幸賴我

皇上天縱神威

廟堂奇略閩粵後先歸命逆桂隨伏

天誅雖滇蜀之境尚有餘孽未平而釜底遊魂自可尅

期殲滅當此時而出一旅之舟師自是鄭錦可擒

海氛可奠然臣愚以為此宜緩而不宜急何也刼掠之難民可憫而水陸之形勢當慎也臣聞康熙十三四年鄭逆竊踞漳泉一帶迨至十五年間王師南下逆錦自揣難抗遂將民間貨財衣糧子女玉帛凡屬溫飽之家不論丁壯老弱男婦人等盡行刼令登舟遷之入海此等百姓不下數十餘萬哀號之聲悲慘之狀雖逆錦左右之人亦莫不為之掩面流涕不忍正視此臣得之閩來人士之口傳

之如此者也臣思此等難民入海三載思歸故土必有同心第當逆錦大刦民財之後勢尚鴟張且孱弱難民驚魂未定水汛未熟兼之逆錦於刦來未久之人防之必密而待之必苛難民雖有圖歸之念而斯時莫敢遽發若

王師於此際進勦則逆賊必驅難民而前俾其先罹鋒鏑難民妻子資財盡在賊處必且衷東顧戀誠不特不即來歸而反迫為賊用況大海茫茫風期水

汛皆不可忽大兵堂堂正正不勤遠略未嫻海外之行逆錦生長水中習熟漂流誠恐出沒靡定以堂堂正正之師而討漂流靡定之賊譬之賁育擊鼠有勇難施追之急迫逆必更刼難民而他徙矣或再從而躡其後未免過勞師而難得利且設遇風濤之險或有疎虞則失軍實而損

國威攸關良非渺小莫若稍遲進勦則逆錦刼掠之物漸完鴟張之形漸縮難民驚魂旣定水汛亦知兼

之逆錦與難民相處日久則待之必寛而防之必踈於是一人為倡萬人相隨不招而自至者踵且相接賊勢日孤將見逆錦舟中左右之人必且盡為錦之讐敵斯時特懸重賞自有擒錦來歸者矣

臣故曰宜緩而不宜急也臣請

皇上特飭在閩文武諸臣停止征海之師將

禁旅分屯要地并一切緑旗官兵俱令逐日操練晝夜

嚴緝不許稍有弛懈以防姦宄暗通兵有擾民者

立置重法兼擇循良守令責之息訟輕刑除徭緩
賦俾見在之百姓時歡欣於樂利之
光天而陷賊之殘黎每懷思夫故鄉之
化日則不必勞師而海疆計日自奠矣抑臣更有陳者
臣伏讀
上諭内一條一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於攻城克敵
之時竟不思安民定難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已往往
掠占小民子女或借為通賊每將良民廬舍焚燬子

女俘獲財物攘取名雖救民於水火而實則陷民於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欽此大哉
王言遠邇臣民一聞是
諭當莫不感激無地而繼之以泣者矣夫守成之與創業經權原有不同而敵國之與吾民德威自當異用我
太祖高皇帝崛起

盛京
太宗文皇帝纘開
鴻業斯時直省地土尚屬故明是以
王師所到凡有閉關相抗者即便誅俘此待敵國之道
宜然也迨
世祖章皇帝定鼎
京師蕩平四海至
皇上御極之年併取雲貴嗣此車書一統向來尚為敵

國之姦頑者今則盡屬
朝廷之蒼赤矣創業利於克敵而守成惟在養民敵國
之姦頑無妨俘戮而
朝廷之蒼赤不可傷殘此一定不易之理也不意康熙
十二年間逆臣變亂於邊陲姦宄竊發於內地致煩
王師復出然此變亂竊發者乃係不法之逆徒而非耕
織之百姓也地方守土之文武既不能預靖姦徒

銜此蒼赤致其淪胥於賊小民之困苦已屬難堪
乃領兵之將主又復惟利是圖全不以
國計民生為念俘殺竝行嗟乎何斯民之遭厄抑至此
也如以其不應從賊而俘殺之則民力最弱如暮
夜被盜不過數人入室耳然執其主而索之未有
不惟欲是從者今迫之以盈千累百之賊兵何敢
一言相抗是以任賊驅使無不俯首聽命實勢所
必然而情非得已也又民業甚微其賴以謀生者

不過此室廬田土若不從賊便當棄業而逃否則死耳棄業而逃則憑何餬口矧彼時到處有賊逃將安歸死則有禄者之責蚩蚩之氓原無應死之理以不能逃不應死之編民幸獲生於賊退之後以待官兵之衛之而忽坐以從賊之罪而俘殺之不亦冤且慘乎嗟嗟在統兵將領或以兵馬遠來勞苦日久姑從之以示鼓勵殊不知民者

國家之元氣也如欲鼓勵兵丁寧使多費

朝廷金錢以犒之安可大耗
國家元氣以悅之耶且
朝廷平日養兵專為保此元氣乃賊已去而兵反傷之
何耶即如江西一省從前額賦約有二百餘萬乃
聞邇來僅存十分之三四是司農每歲之失約計
一百二三十萬自康熙十三年至今通計所失不
下六七百萬是鼓勵之兵卒尚未掃靖邊氛而
朝廷之額賦先已虧缺如許究竟孰損孰益耶言念及

此不禁為我

國家痛恨而深惜之也今此等大害

廷臣業已恪遵

上諭嚴定處分之例臣又何庸置喙但

皇上為官兵搶掠一事前此曾經嚴飭而統兵將領未

見凜遵是今日之要不僅在於定例之嚴而端在

於行法之信臣請

皇上嚴飭各處兵主務令遵例而行再有犯者必照新

例處分斷不稍恕方克有濟更請
皇上并勅部院通行直省毋論旗下民人凡有收得從
前難民在家或搶或送或買毋論如何得來之人
但有難民親屬前來求贖者不計銀之多寡即與
贖回團聚如有措勒不放者作何從重處分定罪
再請
皇上勅令部院科道各官將有廉德幹才堪以撫綏殘
赤整頓巖疆者不拘資格各舉所知保無過悞授

以江西陜西湖南閩粤等一切新復地方守令之職著令招集遺黎開墾荒土此等守令准以兩年較俸到任之日先將見存熟地若干户口若干報明上司兩年之内新增户口若干新墾田地若干并查舊存之地是否無荒舊存之民是否俱在地方是否漸增起色元氣果否愈加培護衡其賢才之等第以分别而奬拔之一等者作何從優超陞二等者作何酌量加陞絶無才能而貪劣不肖者

作何從重分别降革治罪并連坐保薦之人若原
有才能而上司掣肘不得行其志者許其具文直
達部科該部科即與上
聞毋或抑阻蓋被寇之地更復遭兵殘敝至極惟賴綏
懷是以必需賢能守令加意整頓而在外臣工設
有不能撫民而反行恣虐甚至撥餉半歸私橐而
軍需仍派里民者亦不可定若係在外
題用之員則或徇庇掩飾或猫鼠同眠尤不可定是以

必得從内保薦發往勸之以重賞儆之以嚴罰而又假之以自行達部之權庶可得實心行實政以拯此水火中之孑遺也伏候

上裁以上六疏臣於繕畢之次復為展讀戇直之言不一而足臣自知嗣此以後招尤不小但歷荷

皇上知遇之恩至深至重雖肝腦塗地不足仰報又何敢稍避冒昧稍憚嫌怨以負

皇上求言之切乎是以將一得之愚遵

諭據實陳奏至臣尚有未盡愚悃并生財裕餉等事容
臣閱工赴淮隨時確酌另陳臣謹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生財裕餉第一疏開水田
題為遵
旨敬陳生財裕餉第一疏事臣惟我
國家車書一統溥海内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員

之廣無如我

朝爲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財賦日增貫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緦緦焉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

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徵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徵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徵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内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尚何不敷之足

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員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祗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惰也三

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賛大禹曰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為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為首務農事為先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强於關中即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國但惜其不過行之一隅未嘗遍為經畫是以終多荒土後世不得盡蒙其利耳今我

國家地土之廣古莫與京然荒而不治者所在恒有即
治矣而類多平陽無蓄洩之資不待奇旱大澇雨
暘稍不時若其年即便失收以致
國賦日逋而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
必以什一為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
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
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常鎮浙
江之杭嘉湖等府在唐漢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

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為財賦之藪故明初年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南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叢生而不可收拾矣我

朝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道尚未復三代之古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

命督河奔走於平原曠野之間目擊淮徐鳳陽之地嵩

萊多而禾黍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内請將沿河荒地募帮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即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於是細為訪問始知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為長養其禾麻菽麥多雜蓺於蒿蘆之中不事耕耘罔知糞漑甚有并禾麻菽麥亦不樹蓺而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地一畝其每歲所產之

草茂者可得千餘觔稀者可得四五百觔刈草千觔者運至城市值銀五六錢内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二錢有奇刈草四百觔者運至城市值銀二錢内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徵銀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耘每歲止輸分許之額租而可得草價一二錢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廢棄

國家之地土一至於此此賦輕民惰之弊也古來經野

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蓋受地有肥瘠之不同故所食用多寡之各别大抵一夫終歲勤動受地肥者其所穫之粟不過養九人而受地瘠者其所穫之粟亦可養五人也 臣訪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

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牽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内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他人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農能力作𤰈畝收粒米以養天下工製必需之器物以適天下之用商則通有無聚貨財以利天下者也又庶人在官如今胥役之屬為政所必不可少

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歲天下之穫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尚有儲積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也在於家給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不欲安享於光天化日之下而願為寇攘奸宄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

之外更有釋老之流與夫遊民乞匄悉皆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絕義滅仁病民蠹
國
臣竊聞釋老諸書雖旨趣各有不同而其要總欲使
人棄捐倫理歸於虛無寂寞之鄉其究至於使天
下之人盡為仙佛斷絕人類而後止嗚呼成仙成
佛之說怪誕不經姑置勿論設人類而果有可絕
之理何妨任其妄言乎且即使人類必不可絕而
聽其怪誕之說不至於殃民蠹國又何妨任其妄

言乎殊不知自有天地以來即有萬物而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故與天地參而為三人之有男女猶天地之有陰陽男女生生不窮之道猶日月運行之有晝夜歲時往來之有寒暑也聖人知其然而又慮其雜亂無章爭鬬靡巳也是故為之君以統之為之師以教之為之立三綱之道五倫之理又慮其頑而不變也復為之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如是是以天下之民皆知事君當忠事親當孝事夫

當順親上死長之道油然而生而四海之大賴以
久安長治也今佛老之說欲使天下斷絕人類猶
之欲強日月之為晝不為夜歲時之為暑不為寒
其可得乎不惟是也天下如此其大萬民如此其
衆政刑井井尚不克使之有恥且格必待德禮兼
施始可化民成俗今
朝廷之上方在整齊而草野之間遍為鼓惑使天下戴
君之心易為戴佛事親之力移而事僧信其可以

懺悔免禍之說而輕於犯法信其可以誦經求福之說而濫為施財至於父兄宗族鄉黨戚友之間雖升斗之粟些微之資不肯假借而修祠建廟塑像飯僧則雖千百之多揮之如土親疎厚薄顛倒若此而方且自喜其操小祝奢洋洋得意不知所操之小者已去而所祝之奢者必不可來而逐窮無告鬱鬱不得志之輩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徒往往竄入其中或談經說法或念咒書符或擊

磬敲鐘或遊方托盋千百成羣悉皆喪其天良以
惑此愚夫愚婦究竟姦盜詐偽之事若輩仍無所
不為即有所謂實在焚修恪守其教者亦正如不
肖子弟舍六親而隨匪類不亦大可悲乎至於乞
丐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弊不可勝言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食窮而莫告
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遺意豈知
近來乞丐大半皆屬壯夫手齎穢毒之物以窘良

民而總屬之者更有匄頭其孤貧口糧俱係匄頭領出與蠹役分肥不得充實在孤貧之腹且民間凡有吉凶慶弔之事必先喚匄頭勞以酒食給以銀錢否則羣匄立聚其門撒潑呼號無所不至而城市開張舖面之家羣匄亦不時横索恃其汚穢百端無狀使人敢怒而不敢吝其所得之銀錢半為本匄醉飽街衢而以半奉匄頭是以富庶地方之匄頭類皆各擁厚貲優遊坐食其温飽氣象反

勝於士農工賈之家而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
將良家幼童子女𤰞地扐去或折其肢體或去其
耳目畜養長大以接續其衣盋者焉言念及此殊
堪痛恨矣他如說書唱曲打把勢搬戲法賣假藥
請仙扶鸞煉丹禱禳偷雞剪綹之徒不可悉數此
何為者耶韓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此正指佛老二氏而

言也又孰知近世除佛老之外更增此無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給於各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樂歲有餘凶年有備全在力農者之多於士工賈故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士工賈三良以農民七人所獲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釐以售士工賈而士工賈亦止須食其三分尚可餘半分以為儲積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七人之中驅一人以為佛老加以乞匄游

惰之民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五人有奇矣矧佛老之飲食衣服器具資財俱不下於士工賈固已非若農民之儉約而其營造之費等于王侯則又百倍于士工賈焉夫佛老無神輸鬼運之術也勢不得不又驅農民半人以為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民僅居其五而士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亦居其五夫向之士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粟三分

五釐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人僅存五人是止餘粟二分五釐矣以二分五釐餘粟食向有之士工賈三人尚恐不足而況益以異端游惰與為異端工賈者之二人羣起而爭食乎無怪樂歲之不免凍餒而凶年之死亡相枕藉也此生者寡而食者衆之弊也嗟夫此三弊者攸關於民生國計最切最深安可不亟為早圖耶圖之之道惟在修明水利水利修則遍處皆係沃壤然後準

什一之制辨土責貢則賦不輕而民不惰更將一
切異端游惰之民嚴行禁絶不許官民施舍盡令
改為良民各各給與地土編入版圖使之自食其
力而以餘力奉上如是則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賦
稅繁增永免司農仰屋之歎矣至於修明水利之
法查臣前任安嶶巡撫之時目擊鳳陽府屬地方
荒蕪曾具有敬陳溝田之法以期墾荒實効等事
一疏備陳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曰水災之小者可

不畏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寳淮城之河患可殺也四曰裕將來國課於無窮也五曰隱占包賠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開濬溝田等因詳悉陳奏蒙

皇上勅部議覆後值軍興孔亟至今尚未舉行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且此法不但可行於江南即直隸山陜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行則所

以益

國利民者無窮無盡惟是援納事例見已廣開則欲行溝田必須另措墾本又臣從前止閱鳳屬而未歷淮徐止見地方之情勢而不諳河務之機宜止知水患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害之不特可除而竝可因之以為大利也今臣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往來相度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淮實有無窮

之利祇因從前未經講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
益而反受水之害即臣奉
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僅求於避害而未議所以興利然
此四府州幷山東兖州一府見有無窮之利臣知
之已確安敢不力請修舉以為我
國家久遠足用之謀乎惟是其間經理事宜頭緒繁多
且係微臣創建之論若臣不躬自請行則諸臣必
且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劣見在拮据河工尚且

日虞隕越何能任此創舉繁難之務然臣身受
皇上浩蕩洪慈淪肌浹髓臣即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
報萬一又何敢畏難避勞以負
皇上知遇之隆恩也倘蒙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陽四府州并
山東兖州一府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機斟
酌盡心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
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名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

食督令墾土挑溝引水滋溉并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粟俱歸公家更為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為率輾展經營五年以後不復計口授食竟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為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第一年不算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為
國家歲增賦米三百萬石

國家既於此五府州地方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則儘可
就近運赴京通二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
改徵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造經費等銀亦可酌量
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為
請者蓋臣年將五十目昏髮白精力漸衰犬馬餘
生未知盡於何日安敢遠期年歲第此事若行則
非六載工夫不使規模大定臣故不敢不以六年
為請也至此係創舉之事必須分外設官破格用

人倘蒙

皇上俞允准行容臣另疏

題請其所需墾本五十萬兩臣不敢請動錢糧查臣先

於敬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請令武生納監已經

部覆允行後因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是以此例未開今若仍開此

例約可得墾本一半其不敷一半臣請於第四疏

內撥足濟用又六年以內轉展經營之時雖有每

歲所收米石然亦必得有銀兩兼用方為有濟此
須將每歲所收之米代江浙等省兌運漕糧而令
江浙等省將應徵漕米照時價改折徵銀以濟加
墾之用又五府州屬一切地畝除見有水利并膏
肥賦重之田俱聽其仍舊毋庸更議開溝止將無
主荒地并有主荒地以及有主糧輕瘠地隨便開
成溝田之後即量給開墾之人永遠為業有主荒
地瘠田俟濬成溝田規模既定之日仍行給還為

業照什一之稅徵納錢糧其規模未定之前凡民
間應納額賦俱於經理案內代為辦納如此庶人
人情願樂趨而功効亦易於速見矣至其間更有
未盡事宜應俟果奉
俞旨允行之後容臣另疏逐一
題請此生財經常之至計誠足民足
國之本謀也伏候
上裁

生財裕餉第二疏 開洋

題為遵

旨敬陳生財裕餉第二疏事臣惟經國之謀旣以闢土墾荒修明水利為第一要務矣然天下之賴以流通往來不絕者惟白銀為最蓋天下之物無貴賤無小大悉皆準其價值於銀雖奇珍異寶莫不皆然是銀操世寳之權綦重而不可片時或缺者也但海内之銀見存有限而日耗無窮凡貼箔鍍鈒

剪折鎔折者不可悉數如江浙等省一切村鎮收買絲布紬鹽之行市以及天下之開張鋪面者合計何止數百萬家些小交易用錢稍大則皆銀也其用銀之時或將大塊剪碎或將碎塊傾鎔每鎔一兩必被火耗二三釐又加剪碎之耗凡大行大鋪每日有耗至數錢者次則日耗錢許或數分或分許不等今姑牽作每家每日耗銀一分竝合天下行鋪止作一百萬家科之計每日耗銀一萬兩

每歲耗銀三百餘萬兩矣加以直隸十四省商民上納地丁雜項關稅鹽課等一切錢糧皆有鎔折以及民間鍍器皿鑲螺鈿貼扇花箋紙與夫錽折甲撒袋刀環鞍轡等各物每歲所耗又何止數十萬兩合而計之天下歲耗之銀不下四百萬兩而江湖之所沈溺者不計焉雖民間有淘沙之徒掃塵淘洗每每獲得些須亦俱仍歸世用然習其業者多在南方江浙等省而北地甚稀統計不過萬

人而止以萬人習淘沙之業養彼萬家計其所獲每歲不過銀一二十萬兩是仍歸世用之數較之實耗之數僅有數十分之中一分耳以天下必需之物而計日銷耗不能復來將天下何賴以為流通不匱之資耶臣愚以為凡可使天下增銀為流通不匱之計者洵當併為興舉也夫銀之為物產自山中然多生於海外日本諸國而直省則間或有之今直省之間有者固當開採而海外之產亦

宜使之源源而來以足天下之用也查開礦採銀
一事前此屢經議及而究未施行者一格於聚人
衆多恐生姦宄二格於先需繁費獲利無幾幷地
方官民恐開採之後部差頻來供應無出未免苦
累是以類多不願而暗爲阻之耳臣竊計有礦之
處其開採事宜在附近居民知之必確合無行令
各省督撫查有礦地方令有司擇土著有身家而
情願開採之人或聽其自行開採或量行給資開

採有力之家自能措費開採者作何按山地之大小寡多而科徵其賦無力之家必需領費以為開採者除徵賦之外仍令納還原領之銀俱責成該地方官實心董理定以加級紀錄鼓勵之典并遴府佐防弁各一員駐於彼地勤為稽察而嚴加彈壓焉總之銀礦一事不必利多於公家方始議採但於公家無損即應聽民開採使土内之物流入民間以供不窮之用益民即所以益

國矣至於海外之銀向有各直省貪利之民往往操紬絲藥餌等物為彼地所必需者乘船而往易銀而歸聞故明倭寇猖獗之時雖禁民入海而商船之往來自若即我
朝定鼎之初商民出洋者亦俱有禁然雖禁不嚴而商舶之往來亦自若也後因海逆鄭成功負險抗順更於順治十六年突犯江南於是申嚴海禁將沿邊之民遷之内地不許片板入海經今二十年矣

流通之銀日銷而壅滯之貨莫售臣屢聞江浙士民之言謂順治初年江浙等處一切絲粟布帛器具各物價值湧貴而買者甚多民間資財流通不乏商賈俱獲厚利人情莫不安恬近來各物價值頗賤而買者反少民情拮据商賈虧折大非二十年前可比等語臣又聞江浙士民云伊等隣里宗族戚友順治初年凡十家之中富足與平常可以度日者居其七八窮窘者居其二三然亦告貸有

門覔食有路而不至於大困邇來家家窮窘即有外貌平常似乎可以度日而其內中空虛俱岌岌然有朝不保夕之勢求其真正富足者百家之中不過一二家而已等語言人人同臣細察輿論實因海禁太嚴財源杜絶有耗無增是以民生窮困至於此極夫邊方寇賊如人偶患風寒其病在表不難立為治療民生窮困如人氣血虛損其病在裏非亟為調理不能復元也近蒙

皇上洞悉民隱深念民艱特沛
恩綸許令沿海之民採捕魚蝦又於廟灣等處許駕一
二百石小艇往來覓利沿海之民感誦
皇仁莫不歡聲震地自慶更生將見多年積困之殘黎
從此漸有起色矣惟是沿邊採補所得不過魚蝦
而日耗之銀不能使之增益臣反覆籌維莫若另
為立法將商人出洋之禁稍為變通方有大裨於
國計民生也夫海禁之所以久嚴者蓋恐内地姦民潛

通海賊將硝磺等項一切犯禁之物私販與之并
告以地方虛實使得豕突狼奔擾我百姓耳殊不
知逆之在海譬如鼠逞隙中果有人執器坐守而
又畜猫以伺之彼何敢輕登几席即如順治十六
年斃逆鄭成功聚如許烏合之徒當
國家江南武備未周之候出我不意大犯江寧一帶尚
且金陵一戰逆賊敗遁不遑矧今京口等處大兵
如雲而逆錦之勢又遠不及成功乎至於沿邊各

處亦間有乘舟飄忽往來無定以及猝然登岸剽刼財物者此皆附近島中居民而非大夥逆賊也彼因海禁太嚴所需紬布等物無從購覓不得不為剽奪之計然此等小寇只須沿邊各地方官兵居民齊心有備即不至受其荼毒實不在乎嚴禁商人之出洋與否若更諭以

聖朝王化之寛厚而撫恤招徠之彼且効順恐後盡為良民矣臣請

皇上睿裁勅部確議行令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近海各省之督撫將該省向來商賈出洋最便之地調設道鎮各一員道臣稽查收稅鎮臣彈壓防姦凡有商民出洋者必於此地登舟不於此地而另由他處登舟者出洋之商民與放行之官弁俱以違禁論其由此登舟之商民務將籍貫姓名并攜帶某某貨物俱逐一登簿填記凡有關軍需等物俱不準帶去其可以出洋各貨查照各關榷抽分則

例責令上納稅課方許開行其徒手之人並無資本貨物者不許出洋違者仍照例治罪至商舶回時凡一切帶來貨物如蘇木胡椒之類亦俱照例一體收稅雖金珠亦然惟白銀一項毋論多寡俱免抽分并令各省稽防之道鎮凡有商舶去來俱彼此移會通知設有此省舶隻失風悞入彼省疆界者即便詰明籍貫收之登陸臣聞内地紬絲等一切貨物載至日本等處多者獲利三四倍少者

亦有一二倍江浙閩粤四省但得每省每歲有值銀一百萬兩之貨物出洋則四省之民每歲可增貨財七八百萬若慮海逆邀截則海面寬濶異常而商舶之瞭望極遠戒備極密預避極早亦無從守候邀截不致有藉寇兵資盜糧之獘或因閩省見在進勦海逆不便遽爲通商則宜於江浙二省先行通商俟勦除海逆之後再將閩粤二省一律踵行亦可倘果蒙

皇上允行則海内之貨易於求售可免過賤虧商而海外之銀必且源源而至雖有日耗隨有日增其所以資天下流通不匱之用者無盡無休不五年而民困自甦不十年而民生大遂閭閻日見殷康倉庫益加盈足而所收税課亦可資兵餉之用此亦生財經常之至計利民益國之要務也伏候上裁

生財裕餉第三疏 毀銅器

題為遵

旨敬陳生財裕餉第三疏事臣惟修水利以廣墾田既可增天下之粟開礦山而通遠賈兼可裕天下之財固為足民利

國經常之計矣然銀粟之外於民最便者又莫如錢則凡可為錢法之助者亦當亟請併行也臣按准部文知五觔以上之銅器竝損人腸胃之銅烟袋俱

經奉

旨嚴禁要在使民間用銅者少則所司易於收買庶有濟於鼓鑄耳然天下見有無窮之銅可以不費錢糧而即行取用者臣不敢不亟為陳明也查佛老之徒百計設法以誘天下之財莫不懸鐘鼓擊磬盋以為招來之具其鐘之小者重數百觔大者重數千觔甚有重至數萬觔者直隸十四省遍處皆有而浙江為最約而計之何止有鐘數萬口有銅

數千萬觔耶此皆農夫織婦之血汗精神錙銖積累而成者與其置之無益之地惑愚夫亂聖化何若盡取鑄錢散於天下俾之足

國用而利民生乎然或者曰佛老之說從來甚久三教竝興已非一朝一夕矣而一旦盡收其鐘是盡廢其教矣無乃不可乎此或人之見云然而臣則有以解之也夫聖王宰御萬方欲使天下知所尊親而不為叛亂必以一道同風為首務故曰書同文

良以教之不可雜猶之一國之中而共事一君也今天下所賴以有君臣父子之義者惟此聖人之教若又任佛老之雜亂於其間是猶一國而三公矣將在下之民何所適從乎又何怪鬬爭擾亂之靡已乎況天下之人賴聖人之教得生於綱常倫理之間以有其衣食與安富尊榮乃既得其衣食與安富尊榮而旋棄聖人倫理之教以崇信異端是何忍心害理之一至此也且三代以上從無佛

老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王珪曰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故人臣事君必以匡君為堯舜始為敬君之立極今

皇上敬

天勤民事事必法堯舜則凡在臣工又安可姑容三代以下之惡獘而不請

皇上亟去之乎或者又曰佛氏起於東漢姑置弗論若老子道德一書著於周末即孔子亦常問禮臣輔

何人有何學識而敢於排之豈孔子之問非與此又或人之見云然而臣則又有以解之也夫老聃固周末高年有德之隱君子也彼見王迹掃地五霸疊興悉皆假仁義以自利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綱常倫理之間息滅殆盡而莫可救藥也是以故為高論而輕世肆志焉至孔子問禮一節先儒力言其為附會之說而非實有其事然臣愚以為其事亦似乎有而非謬捏也蓋孔子稟温良恭儉讓之

德雖小君南子尚且見之乃適周而知有高年有
德之隱君子如老聃者安肯棄而不見然見而問
禮則於求教之中寓教之之意此聖人正人之微
權也夫老聃乃放棄禮法而以道自名者也孔子
如果欲求其奥妙則當問道何乃問禮不問其所
好而問其所惡何耶蓋禮為綱常倫理之經不可
一日或廢者也孔子見老聃放言高論恐後世効
之蕩而不知所止也於是就而問禮孔子之意以

為禮不可廢故發端以問之問之即所以教而正之也彼老聃者既不申明其所尚之道而又不直荅孔子所問之禮顧曰去子之驕氣夫孔子就而請問何等謙光乃反曰驕何也蓋老聃深知孔子教之之意而又自執其棄禮之見其意若曰以我之高尚而子顧以微詞求正我乎故曰驕也以聖人正人之微權而老聃早已識破其智有不可及者孔子猶龍之歎不亦宜乎然老聃之書至今在

世其言雖駁而不純而得一守雌之說亦皆詔人退讓之義非若近世之書符念咒擊鼓敲鐘假死生禍福之說造俚鄙不通之詞設網以羅天下之財者比也是近世佛老之徒已非佛老之本來面目不過徒為惑世誣民病農蠹國耳又安可不亟為正之以軌此頹風使天下知君親之義而不致叛亂乎是廢害世之異端而收濟世之財用誠無疑議矣 臣請

皇上乾斷勅下該部通行直省各督撫除先聖先賢山川城社以及名臣之應在祀典者不議外其餘一切佛老廟寺庵觀内所有之鐘盡行收取以爲鼓鑄之用如此則可省買銅之費而立鑄無窮之錢雖一時權宜之計而有裨於

國計民生

皇風世教者誠非渺小也伏候

上裁

條奏應生應節疏

題為請

旨事臣惟

國家自軍興以來費用浩繁錢糧不足然

皇上軫念民生不特從不加賦而凡災荒之見告者或

賑或蠲

洪恩立沛又因河道廢壞江南之民久苦昏墊更不惜

動用數百萬正項錢糧

命臣大為修治

皇上惠養元元之深仁厚澤真可為無所不用其極矣

今

廷臣因加增米豆草束價值與蠲緩賑濟諸務均應議

准誠恐入不敷出不得不預行籌畫以臣等各督

撫諸臣身在地方凡應生應節之處知之必悉是

以請

敕臣等將如之何使百姓不致困苦以足

國用有益兵餉令臣等盡心速議陳奏伏念臣以一介

愚庸安知

國家大計然忠

君之念戴

主之誠則雖頃刻之間未常或離方寸又安敢不竭臣

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之採擇耶竊思從來理財之道不過日節日生第

古今時勢不同自昔言之則生節理應並論由今

言之則其利專在乎生而不在節矣何也節者減無益可省之費之謂也生者取天地自然之利之謂也減無益可省之費謂之節則禮樂兵工凡屬必不可省者俱不在應節之例取天地自然之利謂之生則尺土寸壤凡在覆幬之中為雨露之所及者皆可使之生使之長以資民食而足

國用也粤稽春秋之世載在經傳者大小二十四國大國地方千里次者數百里小者數十里雖國有大

小之殊而内而君禄卿禄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禄外而朝聘燕享會盟征伐等事悉無虛歲而未常取財於異地即如滕地截長補短僅方五十里耳而常禄常事之外更有事齊事楚之勞亦皆拮据支吾不聞流離死徙今之滕縣即古之滕國也見徵額賦寥寥無多考古證今大抵滕地今日之產不及古時十分之一夫同一滕地而今昔生財多寡之不同至於如此其故何也蓋古時地褊人

稠不得不曲盡人力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繁費而今則類多曠土矣夫人力盡則境内隙地必少不能別為生法惟有力議節用以期有餘曠土多則隨處皆可栽植以圖長養收穫正宜百方生息為足民足

國之謀臣故曰生節並論者昔之時勢宜然而今則耑在乎生而不在節也若夫生之之道又宜有經有權守經而不知權則無以濟見需之費用行權而

不知經則無以起後此之瘡痍必須經權並用庶
近之可免司農之仰屋而百姓亦無困厄之咨嗟
遠之可裕倉庫之豐盈而兆民更享無窮之樂利
誠
國家萬世無疆之休也臣不揣愚昧謬擬生財經權事
宜列為四疏陳奏內一疏有關邊海要務遵例密
奏伏乞
皇上槩賜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文襄奏疏卷七